

金 特 泡 魯 克

種 十 四 第 庫 文 方 東

克魯泡特金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克魯泡特金研究

- 一 克魯泡特金與無治主義……………一
- 二 克魯泡特金的道德觀……………六
- 三 克魯泡特金與俄國文學家……………一二
- 四 克魯泡特金的藝術觀……………一五
- 五 克魯泡特金著作一覽……………一八
- 克魯泡特金主義評論……………二五
- 巴苦寧和無強權主義(附錄)……………三九

克魯泡特金研究

幼雄
之合編

一 克魯泡特金與無治主義

我們談及近代的無治主義，便會聯想到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這兩個人。他們兩人同是無治主義的泰斗，但是所抱的理想，所建的方式，却各有不同的所在。捷克馬沙列克博士 (Dr. Thomas Masaryk) 在他所著的俄羅斯的精神 ("The Spirit of Russia") 這是研究俄國近代思想的一部名著，本篇所述，大半是從這一部書裏採集而來。裏面曾說，從大體看來，克魯泡特金雖然可說是巴枯寧的弟子，但是他的無治主義却比較溫和一點；不但形式上是這樣，便是從

內容看來，他也比巴枯寧溫和得多。巴枯寧派的汎破壞主義 (Pandestruction) 到了克魯泡特金手中，便緩和了許多。克魯泡特金的無治主義，只是社會學的和倫理學的批評和舊社會制度的否定罷了。

克魯泡特金以為舊社會制度，乃少數支配多數的制度，其中居最少數的資本階級，尤足以支配全體。「愛我們的隣人」這雖然是一句官面堂皇的話，但是誰去相信他！正像我們時常說不要撒謊，但是在實際上，虛妄和詐偽却造成我們社會生活的全部基礎。這樣的社會生活，怎能容得下去，自然非從根本改造不可了。但是這個改造問題，不單是有關於生存之物質的條件而已，凡是人類活動的全範圍，都應該脫胎換骨的改革一下。新世界——人類獲得政治的自由，社會的自由的世界——的建造，自然當以一種新信仰為基礎，這種新信仰，便是克魯泡特金所再三唱導的無治主義了。

克魯泡特金的無治主義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哲學。馬克思認他的社會主

義爲科學克魯泡特金也是這樣，他建立無治主義，自己承認是用科學的態度。

克魯泡特金是個無國家主義者 (Astatism)，所以他反對國家的權力，但是同時他對於一切權力也一律反對；他輕蔑掌握權力的人，保障法律的人和敬神的人——因爲敬神的人是思想之姦賊。他對於聖書、福音、主張無上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的康德，主張自私的功利主義之邊沁，以及一切迴護宗教及道德教育的人，都加排斥。他和巴枯寧一般，要求一種新道德新信仰——但所謂新信仰，却只是一種哲學，決不是一種宗教。

巴枯寧的無治主義是和社會主義分道揚鑣的，所以自稱爲革命的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便不然，他稱自己的學說，叫無治派社會主義 (Anarchistic socialism)，因爲他以爲無治主義和社會主義，只是方法的不同罷了。

克魯泡特金把無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說明如下：『社會主義從三個根源發生，因此分爲三大宗派：社會民主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發源於聖西門』

(Saint Simon) 無治主義發源於蒲魯東 (Proudhon) 工會主義 (Trade unionism) 及自治的社會主義 (Municipal socialism) 發源於阿文 (Owen)。這三大派的社會主義，造成三大潮流，三種不同的方法，和三條不同的路徑，但是最後的鵝的，却是同一的。至於蒲魯東一派的無治社會主義，和阿文一派的社會主義較為接近，和聖西門一派的國家社會主義却差得甚遠。這兩派的分野線，便是國家的權力問題。』克魯泡特金是反對權力集中的。他和巴枯寧蒲魯東相像，主張把各個體的結合，聯結起來，造成自治聯邦政府；但是這種聯邦制度，却不是以領土為單位，只是由於分散在各地的某部分人民集合而成的。克魯泡特金引了萬國郵便制度，證明未來無治主義的結合的可能。現在國際的郵便，沒有中央機關加以監督，各國却能够自由交換郵件，獲得很好的結果，可見將來如把各處較小的自治的社會組織，聯合起來，造成世界聯邦，並不是不可能的。克魯泡特金所舉的例，固然不錯，可是現在的萬國郵便制度，是經各國政府訂立公約，共同保

障的，並不是完全立於無政府狀態，這一層可惜他竟完全忘却了。

克魯泡特金不單排斥權力集中主義，也反對於個人主義，他不承認個人權利，以為個人權利，決不是指權利平等，不過是指少數人的優越權利。總之克魯泡特金和尼采不合；他說尼采是個浮泛的思想家——不是浮泛，乃是狹隘。因反對尼采，所以他對於俄國個人主義者梅列士戈夫斯基（Merezhkovskii）也非常反對。

對於國家的觀念，克魯泡特金的主張是和政治的急進派相合的；他對於國家，在根本原則上反對其存在。他說：『有許多人想用共和政治和普及選舉制來救社會，那末有不失望的。議會決不會扶助弱者，也不見得能够調和相反的勢力。多數政治往往要變成庸人政治（Rule of mediocrity）；要想用選舉制度，尋出人民的真正代表，真是笨伯！在原則上國家這東西，本不能存立，因此自國家生出的一切政治生活，都不免陷於虛偽了。所以單是減削國家的職權，便減削至於最小度，也是不濟事，其勢必完全廢滅才好。』這種國家廢滅論是無治主義的金科玉律，

也便是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所共同唱導的。

馬沙列克博士批評克魯泡特金的社會理想，說他雖說了許多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話，但是他究竟不能自圓其說。他對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雖盡力攻擊，可是攻擊的理由却不十分充足。他對於馬克斯恩格爾學說的進化，絕少注意。馬克思也是個反對國家，鼓吹革命的人，這一層克魯泡特金可沒有見到……而且對他於歷史的唯物主義上的主要問題，解釋得太寬泛一點。他的著作中講到麵包問題的雖然很多，但是他說不到什麼唯物史觀。他大概不是個科學的歷史家，所以他的幾部歷史著作——用以證明他的社會理想的——都不免於含糊寬泛。總之據馬沙列克看來，克魯泡特金的無治主義委實是可愛，可是太稚氣了些，李寧這一輩子，一定要說太軟弱無用。

二 克魯泡特金的道德觀

克魯泡特金是一個排斥舊道德的思想家。但是他對於道德的觀念，却不像馬克思恩格爾那樣，也不像尼采那樣，他並不是否定一切道德的。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相同，希望立起一種新道德來。據克魯泡特金的意思，以為凡有益於社會的便是善，有害於社會的便是惡。但是這一個定義，倒底正確不正確，他可沒有細心考究過。（這個和他對於『社會』這字的概念一樣；他的著作中，『社會』這字的概念，不會弄清楚，往往和『種族』『人類』等字互相含混，這是克魯泡特金學說的一大弱點。）克魯泡特金極反對邊沁和別的功利派學者，但是他的道德觀的基礎，却不能擺脫功利主義的範圍。老實講來，他可算得一個理智派的功利主義者；他的思想有好多是淵源於英國十八世紀功利派的學說。他甚至引用斯密亞丹的話，說人們生就便具有自然的同情心（Natural sympathy），這種自然的同情心，是克魯泡特金所用作道德的唯一原則的。因為人們都具有自然的同情心，所以誰都具有社會的自覺，因此可見人類社會的構成，乃是由於自發的本能的。

單人是這樣，克魯泡特金更從下等動物中，考出社會的意識，是動物的本能，因此證明社會的構成乃是自然法則之一。向來大家只知道生存競爭與階級鬪爭，是自然進化與社會進化的唯一法則；到了克魯泡特金纔證明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進化的重要法則，就是『互助』(Mutual aid)。

互助主義是克魯泡特金學說的綱領。他不但和達爾文對壘，而且比斯賓塞爾也更進一層了。照斯賓塞爾講來，未來社會的進步，是要仗着個人的幸福和社會的幸福，能够完全一致；克魯泡特金却不以為然，他以為個體的利益和羣體的利益，本來沒有衝突的地方。在生物進化中，個體的利益和羣體的利益，自始至終，是互相調和的；要是不然，人類決不會支持到現今，物種也決不會發展到現今所處的平面。至於有時候羣體和個體不能調和，據克魯泡特金說來，這是因為人和動物當中，有許多個體，不能了解調和和互助的意義。現社會的缺點，是由於褊狹，愚昧，與不了解；但要使各個體都能够充分了解，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社會生活的完

全實現，也不是難事。

克魯泡特金的道德觀，也是從這種進化論中建立起來的。他不曾認有所謂道德的無上命令；他以為道德不過是種實證的科學，道德的用處只在於說明事實。這種說法，在無治派以外的學者看來，自然不能滿意；因為道德的目的是在於指導行為，單用了歷史發展的事實來做行為的指導，那自然太不中用了。

克魯泡特金很推重法國的貴姚 (Guyau)，說他是無治派道德的建立者。他引貴姚的話：『道德既不待裁判，也不是什麼義務，』更加以申明，說道德的意識和味覺嗅覺一般，乃是本然的，與生俱來的。克魯泡特金不承認有所謂『正義』，有所謂『法律』，『正義』不過是善的意識的自覺罷了。人類天性是向善的，人待遇別人都喜歡和自己所願被待遇的一樣。

克魯泡特金更主張貴姚的強烈的道德說。人的道德意識越強烈，那麼對於社會的貢獻便越多；而越是在社會中生活，他的生活也越加強烈。這種理論是從上

面所說的個人與社會相互關係說裏演繹出來的。因為克魯泡特金主張強烈的道德，所以他反對簡單的平等主義。平常人的道德觀，以為應該把各人的生活，從一個塑子裏塑出，這是克魯泡特金所極端非難。他以為這種生活，乃是灰色的單調的生活，無強烈刺激的生活，缺乏喜怒哀樂的生活，靜止不動的植物生活；人的生活，實不應該如此。克魯泡特金以為生活應該剛強，應該生活得充滿；我們應該儘力去生產，生產一切強大美麗的東西。什麼叫生活？「生活便是把一個人的能力，發揮到外面去；生活的意義，只是掙扎着想求達到完全自由之境；要是只有正義，只有平等，那麼社會早已死滅了。無治派須得剛強，須得活動；他必得去幹事情，去幹最大的事情。」

這樣看來，可見共產主義之克魯泡特金和貴族風的急進主義之尼采，思想很有相同的地方。

再看克魯泡特金對於革命的觀念是怎樣？克魯泡特金以為革命只不過是自

然進化的一種形式。革命代表加速度進化的時期，在進化現象中，革命是必經的歷程之一。所以從前的社會學者、政治學者竭力想謀如何避免革命，這個辦法實在不對。社會學者的職務，却在於研究怎樣可以使革命得到最大的結果。

在這裏克魯泡特金的見解，便和巴枯寧不同。巴枯寧要求否定一切，要求汎破壞主義，至於未來的計畫，他却完全不去考慮。克魯泡特金則不然，他以為在革命中我們須有確定的計畫，明瞭的目的，而且必須選擇一條最合宜的革命方法。革命的犧牲，愈小愈好；兩方衝突所受的損失，愈少愈妙。巴枯寧主張組織秘密革命機關，克魯泡特金却不願意秘密進化；他以為羣衆革命，除非全體民衆都明白了，解，是不會有好結局的。

克魯泡特金也承認個人的反抗行爲，和承認羣衆革命一樣。個人的反抗，是正當的，不過應該用在最後的自衛行動裏。『誅暴君』(Tyrannicide) 是道德上所許可的。我們有誅暴君的責任；因為要是你自己是個暴君，是個殺害同胞的毒蛇

猛獸，你自己也一定要求人家來殺你。『待別人應該和你自己願被別人待遇的情形一樣。』由此可見誅一個暴君和斬一條毒蛇是一樣合理。我們應該知道，克魯泡特金一生受俄國專制政治的壓迫，所感痛苦，不算少了；他這種堅忍卓拔的革命的道德觀，可以說是從幾十年的牢獄生活裏得來的。

三 克魯泡特金與俄國文學家

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上的理想和現實 (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是一部研究俄國文學的名著。在這書中，他以人道主義的藝術觀為基礎，批評近代俄國作家，從布雪金起，一直到乞呵夫為止。現在可惜為地位所限，不能把全書的內容介紹一下。以下只把克魯泡特金和俄國同時代幾個著名文學家的關係，拉雜寫幾句。

和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最相契合的文學家，便是契爾尼雪夫斯基 (Cherny-

shevskii) 契爾尼雪夫斯基是伯林斯基 (Belinski) 以後的屬於黑智爾派的一個少年著作家，因為唱導自由思想，被放於西伯利亞。契爾尼雪夫斯基主張社會主義，並主張農民解放，以土地分給農民，都和克魯泡特金相合。克魯泡特金對於婦女問題的意見，更和他相同。契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著書做什麼 (What is to be done) 裏，對於結婚離婚問題的解決法，也很得克魯泡特金的贊同。又他對於布雪金，因為他尊重婦女，也很恭維他。

當都介涅夫小說裏虛無主義的思想，在俄國盛行的時候，克魯泡特金不過是二十歲的少年。他當時受了這種思潮的影響，便稱虛無主義為無治派哲學。有許多人說，都介涅夫的父與子裏，虛無主義者鮑柴洛夫 (Bazarov)，本來是指巴枯寧而言。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大半可以說是淵源於巴枯寧，但是當克魯泡特金出獄時，巴枯寧剛正去世，所以他們倆始終沒有會面。

克魯泡特金的生平行事，大半是受赫仁 (Hezen) 的影響，但是他的著作和哲

理，却有許多地方是得之於都介涅夫、訥克賴索夫（Nekrasov）和託爾斯泰。他和託爾斯泰牽合的地方，便是倫理的無治主義。至於訥克賴索夫受他的推重，是因為讚揚母性，讚揚俄國農婦的緣故。陀斯妥夫斯基的思想却和克魯泡特金完全隔閡；克魯泡特金是個唯理主義者，實證論者，所以和神祕色彩的陀斯妥夫斯基格格不入了。

克魯泡特金說賴斯各爾尼各夫（Raskolnikov）是個變樣的虛無主義者；薩爾替各夫（Saltykov）和剛却洛夫（Toncharov）他也不十分讚揚。只有詩人歐珈列夫（Ogarov）他最喜歡；此外高爾基和乞呵夫也很受他的賞識。對於顧谷爾（Togol）的批評，他和伯林斯基同意；據伯林斯基說：『顧谷爾並不是個大思想家，却是個大藝術家……顧谷爾是把藝術當作傳薪者。』——顧谷爾是使俄國文學成爲社會化的第一人。『克魯泡特金對於顧谷爾的批評，也是這樣。』

伯林斯基的著作，對於克魯泡特金影響也很大。克魯泡特金曾說，伯林斯基是

「俄國社會的大教師大教育者，不但在藝術上是這樣，在政治上社會問題上人道主義上，他也不愧爲一個先覺。」

克魯泡特金對於俄國民衆，極力推重；他是個俄國民間運動者，也是 Narodnik 的一個。他頗和斯拉夫派 (Slavophiles) 相合；尤讚美俄國的農民生活，以爲俄國農民的社會狀態，確是未來無治共產聯邦的基礎。

因爲是這樣，所以他最嫌惡的是智識階級。他很恭維乞呵夫和花雪金斯加耶 (Hvoshchinskaja)，因爲這兩位著作家，把俄國智識階級道德和精神的破產，描寫分析得淋漓盡致。他對於勞動文學家高爾基極表同情；但他並不是把高爾基當作尼采式的超人，不過因爲高爾基是個強健而且不自私的民衆英雄，能够反抗社會，所以竭力的讚揚他。

四 克魯泡特金的藝術觀

克魯泡特金也和旁的俄國著作家一般，是個尊重藝術的人，是主張用藝術改造社會的人。無治派的理想，本來是和莫理斯（William Morris）一派的社會主義較近，所以對於莫理斯的勞動的藝術化的主張，也竭力贊同。克魯泡特金以為人都是生產者，同時也應該做一個愛好藝術者。在共產社會中，人在田野工場雖然很快樂的勞動，做一般生產的工作，却也該費去一天或一星期甚至半年的時間，去探求科學的究竟，或增進藝術的興趣。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組織許多的協會，集合職業上有聯帶關係的人，共同傳布愛的藝術的樂趣纔好。

克魯泡特金對於藝術的觀念，要與創造有同樣意義。但是現在的職業藝術家，除了一二極少的例外，都不能有這樣的見解，脫不掉卑俗的疆域。今日的畫家名譽最大的，只是希求他的畫稿能够裝入金箱，陳列於展覽會；這樣只是開得一片骨董店罷了。怎麼說得到藝術？克魯泡特金以為良好的繪畫，在能描寫自然，村落，溪流，大海高山等。但畫家自己不去勞動，斷不能形容出田野的趣味；若是祇靠着

他的思考力想像力，正似飛鳥觀察地上的事物，能够曉得多少呢？朝夕耕種；勤勉刈草的農人，及以大鎌芟草口唱歡樂歌的少女，畫家若不和他們一同生活，斷不能把他們在田野勞動的樂趣形容得盡致的。所以現今第一流畫家，他的作物，免不掉拙劣，對於生活真象，絲毫未得，只是一種淺陋的沒有生活力的作物罷了。藝術家要知漁業的興趣，應該和漁夫日夜住在海上，與波濤暴風戰鬪。當他們覺着魚網增重急忙拽起時的快樂，和曳起後仍是空網時的失望，種種異樣神情，非身歷其境不可。要把人間苦力實現於作物，又不可不常居於工場田野考察其勞苦快樂，用強烈火焰鎔解金屬等事，及工作完畢歸途的情形，都不能不知。總而言之，要描寫他人的感情，先須把這個感情在自己身上滲透，方纔有良好的效果。所以將來的藝術家和平民應該有一樣的生活。他的作品，不能於生活全體稍有缺陷。藝術家賴人生而完成，生活也有待藝術家而完成；那麼，人人見了這樣的作品，也都有藝術家的思想了。總之，克魯泡特金的藝術觀，是要從較自由的世界裏求較

廣大的藝術。他對於現代藝術的衰微很爲感傷。現代的藝術家，已不能和文藝復興時代的諸大家相比。科學日益進步，藝術却背棄『文明』而潛逃了。

五 克魯泡特金著作一覽

克魯泡特金的一生著作，質和量都很豐富，所包的範圍也很廣大。他早年的著作都是關於地理學和自然科學的。其中也有幾部很有名的著作，像西伯利亞的探險報告、冰世紀的研究（*Researches on the Glacial Period*）等便是。自從一八七六年出獄以後，他的著作，便專注到社會理想，革命理想的一方面。此外關於文學和哲學的著書，也很豐富。計在四十年中，克魯泡特金所著佔着三四百頁的大部書，不下十冊；旁的小冊子，則有二三十種之多。雖然不能夠像馬克思一般的深宏豐富，但是自來學者在著述上，有這許多貢獻的可也不多了。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大部分是用英文法文。現在把他的幾部重要著作，開列譯名并英文或法

文的原名於後。

(一) 一個叛徒的談話 (一八八五年)

Paroles d'un Révolté.

這是克魯泡特金在日內瓦無治黨機關報叛徒 (*Le Révolté*) 上所著的十九篇論文集合而成的。各國無治主義者，多節取其中的幾篇，刊印小冊子；告青年，法律與強權等篇更有名。

(二) 俄法獄中記 (一八八六年)

In Russian and French Prisons

此書現已絕版。

(三) 田野工廠和製造所 (一八九八年)

Champs, Usines et Ateliers, on l'Industrie Combinée avec

L'Agriculture et le Travail Cérébral avec le Travail Manuel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 Industry Condemned with

Agriculture and Brain Work with Manual Work

此書爲無治主義名著之一。一九一三年增訂出版。各國大概都有譯本。

(四) 互助論——進化之一要素（一九〇二年）

L'entraide—Un Facteur de L'évolution.

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克魯泡特金在此書中以生物學社會學的見地，證明互助爲進化之一要素。且分人類歷史爲四大時期：(1) 初民部落的共產制度；(2) 封建制度；(3) 鄉社制度；(4) 國家的集中結合，最後則以無國家的共產聯邦代之。李石曾先生在本雜誌第十六卷裏曾將本書譯出，可惜未曾譯完。

(五) 一個革命家的追憶錄（一八九九年）

Autour d'une vie—Mémoires.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此書有丹麥大批評家布蘭兌斯的序文，爲革命名著之一。

(六) 麵包掠取 (一九〇六年)

La Conquête du Pain.

The Conquest of Bread.

此亦爲無治主義名著之一，引證歷史事實最多。

(七) 俄羅斯文學之理想與現實 (一九〇五年)

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一九〇一年克魯泡特金在美國波士頓 (Boston) 的羅威爾 (Lowell) 學院講演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聯續講了八次，後來便把八篇講演稿，合刊了這一冊，所以原著是用英文。此書介紹近代俄國文學家，明白流暢，與布蘭兌斯的俄國印象記同爲研究俄國文學必讀之書。

(八)法蘭西大革命(一九〇九年)

La Grande Révolution, 1789—1793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3

克魯泡特金在此書中以自己的見地，敘述法國大革命，批評家對於此書下攻擊的頗多。

(九)近代科學與無治主義(一九一三年)

La Science Moderne et l'Anarchie.

此書集四篇論文而成，即(一)近代科學與無治主義(二)共產主義與無治(三)國家論(四)近代國家論各國也有把這四篇論文譯出，分別刊印小冊的。

以上係克魯泡特金的大部著述。此外所著述的小本著作，不勝其數。現在單把最著名的七種小本開列於後。

(十) 無治主義——其哲學與理想（一八九六年）

L'Anarchie, Re Philosophie son Idéal.

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Ideal.

(十一) 無治主義的道德（一八九一年）

La Morale Anarchiste.

Anarchist Morality.

(十二) 裁判論

La Justice.

The Justice.

(十三) 無治派共產主義（一八九五年）

Le Communisme Anarchiste.

Anarchist-Communism: Its Basis and Principles.

(十四) 在社會主義進化中的無治主義的地位 (一八八六年)

L'anarchie dans L'évolution Socialiste.

The Place of Anarchism in Socialistic Evolution.

(十五) 革命的研宄 (一八九一年)

Stude sur la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Study.

(十六) 俄國的恐怖 (一九一三年)

La Terreur en Russie.

The Terror in Russia.

克魯泡特金主義評論

李三無述

一

金特泡魯克

日人森戶辰男，於經濟學研究創刊號，介紹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俄人克魯泡特金（Pektor Kropotkin）之社會思想，大遭當局之忌，逮捕繫獄，惹起空前之學潮，卽世所稱之森戶事件是也。吉野作造博士，於森戶事件發生後，曾爲一文，辨明克氏思想之非必盡屬危險，其裏面之目的，卽以爲森戶開脫辯護之資，所言多中肯綮。今本吉野氏之意，參以鄙見，綴爲茲篇。至克氏思想之詳細內容如何，則國中雜誌界已有森戶氏論文完全譯本，（建設二卷三號，解放與改造二卷九號）取而

觀之可也。

二

當未入本論之先，有不可不置一言者，愚固極端反對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也。然克魯泡特金之無政府共產主義，固應排斥，而其社會思想中，實含有幾多之名言精理，不可磨滅；若惑於其名，鄙爲無討論之價值，陷於形式論（Formality Discourse）或名目論（Nomination Discourse），致阻事業之進行，非徒吾國文化前途之隱憂，抑亦非學者之態度已。

依吾輩之見解，歐戰以後，我國社會國家之經營，大有參考克魯泡特金學說之必要。何也？戰後因社會情勢之遷移，馬克斯之思想，風靡一世；留心社會問題者，幾於人人研究之；然馬克斯思想，於今日之世界，決非可以久居，行見其日就衰滅；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今後已無何等價值之可言；取而代

之者，當即克魯泡特金主義。故現今歐美學者之視克魯泡特金，亦較馬克斯爲重。至克氏思想，所以在西洋久視爲危險，其自身且受諸國政府之監視者，則以其語多矯激之故，而當時無政府主義之名辭，又往往招世人無窮之誤解。但此種誤解，今亦漸渙然冰釋矣。實則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固含一種建設的分子，使今日國家之特質或原理，乃至社會生活之秩序，更加鞏固。此建設的分子，於克魯泡特金之思想，蓋在在可以見之也。

三

歐洲大戰，東西各國，咸受重大之影響，而社會狀態爲之一新。就中尤重要者，即要求國際關係與勞資關係二者之痛切改造。因此兩種改造之要求，其結果克魯泡特金之思想，始惹起世人之注意。夫戰爭以前之國際關係，爲如何之狀態乎？一言以蔽之曰：無政府的混沌狀態，國際法的狀態，國際慣例的狀態是已。然所謂國

際法國際慣例云者，皆不過一紙空文；當折衝樽俎之時，有最終最大之發言權而能收實效者，仍不外乎實力。所謂道德，所謂法律，於腕力之下，固無何等權威之可言也。各國政府，知國際關係爲如斯之狀態，勢不得不以富國強兵爲唯一之目的；殊不知各國文化能力之開展，因此而悉被犧牲。是實十九世紀文明之一大缺陷，而識者所深憂不置者也。

至若國內產業關係，今日無論何人，未聞有是認資本家侵略勞動者之利益爲合理者。關於此點，多數學者，既已言之甚詳，無庸贅述。其應改造，更屬當然。要而言之，國際關係與勞資關係，其從來狀態，實有重大缺點，原非現代新生。夫世界和平論之大聲疾呼，亦已久矣；而勞動問題，又數十年來之懸案，迄今尙無解決之方。社會狀態之改造，其事甚難，決非輕易可以望其實現。蓋一方要求改造者，其力本已甚微，他方又有無窮之阻力與之對抗，其卒也敗勢仍歸於弱者一方，強者之強自若。雖力圖改造，終不能收改造之功效焉。

社會狀態之改造，既若彼其難期，而社會狀態之動搖，又進行而未有已，果何法而可以助其成功？凱乎是必仰望於克魯泡特金無疑矣。蓋克魯泡特金實足爲要求改造之雄辯的代表者，最能指摘時代之缺陷而提倡新設施者也。彼馬克斯者，雖能以銳利之舌鋒，批評從來之制度，然僅僅拘於唯物史觀，一以實驗(Experiment)爲主，於將來理想的社會之建設，並無精密詳明之主張，故不能定改造之趨向。若克魯泡特金則不然，雖所言不盡爲社會改造之南針，而對於當今之要求，誠能滿吾人之望，遠勝於馬克斯如風靡現今思想界之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其所學之大部分，即得之克魯泡特金者也。

四

由是以觀，克魯泡特金者，實不愧現代改造事業之導師矣。其思想之內容，雖不無若干之缺點，然終不能以此而蔑視克氏在思想界上之地位。今試將其學說之

大體，由左之二點觀察之。

第一，爲克氏之共產主義（Communism）說。此於現今勞資關係之解決上，誠能大與以光明。歐戰而後，勞動問題，已過論究時代，而入於實行時代，而其實行之方向，世人往往求之於馬克斯，然馬氏恐終未能充分滿足其期望。蓋馬克斯派社會主義（Marxian Socialism）之學說，雖能明白指示從來社會經濟組織之不良，與私有財產制之應廢，然於私有財產制廢除後之社會，果應如何組織，則無精確詳密之說明也。夫與強有力之資本主義宣戰，其最先之主要問題，爲戰勝而後，當如何圖將來理想的社會之組織。破壞之後，必有建設；馬克斯注目於階級鬭爭，僅知消極的破壞，而積極的建設，固未嘗留意及之；是又不得不厚望於克魯泡特金。故克魯泡特金者，足以爲馬克斯之代。於社會改造之學者中，實能占重要之地位，又實有占重要地位之價值者也。

第二，即克氏之無政府主義說。於論述此說之前，有應先明者二義，不然，恐將生

無謂之誤解，致阻礙問題研究之進行焉。

(甲) 所謂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之名辭，往往用於正相反對之意味。其在戰前，國際關係，爲無政府的混沌狀態，是時之 Anarchism，爲不受道德法律支配之意，從而腕力跋扈之事實，皆承認之，此一用法也。他之一用法，卽 Anarchism 者，因腕力之跋扈而救社會之意味；凡屬武力，皆否認之也。吾人通常對於 Anarchism，動以根本的破壞現在社會生活之秩序解釋之，爲上述第一用法之意味。然克魯泡特金所謂無政府主義，則全然與此相反。彼所謂「無統轄之社會」(Society without Government) 者，惟對於以多數壓迫少數爲社會生活秩序之根本者，否認其強制組織，其真意固非欲根本的破壞現在社會生活之秩序，而寧欲使現在社會生活之秩序更加鞏固者也。特從克氏之說，事實上社會秩序是否即能鞏固，爲一疑問而已。

(乙) 克魯泡特金之所謂國家，與吾人通常所謂國家，大異其趣。克魯泡特金之

無政府主義，否認國家，固爲不可掩之事實。然其所否認者，不過人類社會團體生活之強制組織，而欲以無統治之方法，完全達生存之目的而已。此種見解，吾人固不能贊同，然對於從來過度誇張強制組織之效用之國家觀，實能痛下針砭，大有傾聽之價值。夫通俗所謂國家，卽社會團體的生活之意味；爲避煩計，簡稱社會的生活爲國家；其實則非一般所謂政治的組織之國家。例如吾人因中國民族社會團體之文化發展，固亦得稱爲中國國家文化之發展也。故一般所謂國家之文字，恆與社會之文字相混同，固未可直指一般所謂國家爲政治組織之國家。然則無政府主義之否認國家，特欲要求變更維持社會生活秩序之方式，非欲根本的紊亂吾人社會生活之秩序也。克魯泡特金之思想，關於此點，雖不無稍欠明瞭之處，而其在今日之無政府主義中，決非如世所謂含有危險性或破壞性，則可斷言也。

五

與此第二點關聯而生之問題爲無政府主義與主權者之關係然無政府主義決非主張排斥主權者。自來世人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多就此點，目爲兇暴，從而視無政府主義爲危險者，遂以此爲相當之歷史的理由。抑知最近克魯泡特金之新無政府主義 (New Anarchism) 關於此點，非必與古一揆。所謂主權者云云，不僅消極的爲命令者，以臨於國民，卽進而積極的爲國民文化生活之道德的指導者，固亦無妨。且凡欲爲莊嚴燦爛之團體，則主權者尤不得僅爲消極的命令者，更應積極的爲一切意志發動之源泉也。特此所謂意志發動之源泉，非出於強制，而實爲國民自由意志歸宿之結晶，不過主權者從而代之發表已耳。蓋克魯泡特金新無政府主義唯一之目標，在於排斥強制組織，主張放任個人之自由團結，而有合乎德謨克拉西之精神者也。

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之真髓，在於排斥多數對於少數之壓迫，其自身決非危險，既如前述。特其他方面之附帶說明，不免含有若干之危險性，則固不得不承

認之。然其真髓之所存，實有不可湮沒之精理。彼謂多數壓迫少數，無論何時，皆應反對，社會團體之生活，必依各個人之自由意志組織而成立者，乃可得而承認之。是實吾人社會生活之理想，終古不變之真理，無可非難者也。

聞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論，最深感要求滿足之人，為國際平和論者，以若輩久困於國際間強力之跋扈也。雖然，苟欲抑制國際間強力之跋扈，則國內強力之跋扈，亦不可不抑制之；此實思想上必相關聯之事實，無待說明。而欲抑制國內強力之跋扈，又不可不先發展新理想於政治的方面；而其基礎，則在於尊重自由。克魯泡特金之無政府主義，即從事於此種活動者也。

克氏學說之大體，雖為吾人所贊同，但即欲取此渺遠未來之理想，使其今日實行，則尚不能無所顧慮。蓋範圍國民行動之一切法律，恐無論何人，終不願一旦盡舉而廢之。夫監獄之設，非所以拘禁罪人者乎？若無罪人，則監獄固無設置之必要；然監獄官吏喜罪人之多，恰與醫者冀病人之多無異；故無政府的狀態，僅為今日

政治家之理想。彼從前之政治家，固未嘗設想及此，從前之政治學，亦未嘗研究及此也。然政治之究竟目的，非僅在謀國家之富強而已，尤在如何可以充分發達國家之文化。關於此政治上之一大進步，則克魯泡特金之思想，實有重大之貢獻焉。

六

然克魯泡特金之自身，固未嘗謂彼之無政府主義為渺遠未來之理想，而謂為目前可以實現之問題。至倡言欲實現此種主義，不妨訴之暴力，此則克氏無政府主義之所以含有危險性與破壞性也。

克氏果緣何而立此危險之說乎？是亦有故。彼於人類之本性，非常樂觀，夙持自由放任以營社會生活之主義，反對政府與法律之拘束，以為此種障害若除，則人類自然而治，故彼深信無政府的狀態苟能即時實現，則黃金時代亦當與之俱來也。

克魯泡特金受當時一般流行思想之影響，以觀察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之方法，觀察人類社會，凡有超自然之睿智，足以指導人類之進步者，皆斥為迷信，鄙之為無足數。今試問人類社會，果循何途而進化發達，至如今日之盛？對於此問題，達爾文(Darwin)答以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existence)；然克魯泡特金則反對之，而答以互助(Mutual Aid)；且其所謂互助，又非出於人類意志(Volition)感情(Sentiment)之作用，而以人類與他之一般中下等動物無異，原具有互相扶助之本能，因有此互相扶助之本能，遂以形成社會生活進化之事實。以達爾文為戕賊人類之本性而一反之，力主放任於自然之說，克氏無政府主義危險性破壞性之本源，蓋即在此。

克魯泡特金之無政府的狀態即時實現論，如右所述。以人性樂觀說為基礎，痛詈現在國家及政府為不正常；祇此一端，已足證為危險。雖然，此實緣其過於重視人類本性之故。今試一考其所生之地，所處之境遇，則於其危險之某部分，似又不

得不表多少之同情；特此爲別一問題，姑不具論。茲僅於理論的方面了解其主張之大體而已。

七

克魯泡特金議論之出發點，卽所謂人性之自然科學的說明，既歸失敗，從而無政府的狀態卽時實現之說，不復有望明矣。雖然，人類之本性，原有二種：一方既如克魯泡特金所主張，常能互助；他方又如達爾文所唱道，日事生存競爭。故現今人類社會若干之強制壓迫，不得不謂爲人性訓練上之必要。惟此於無政府的狀態爲渺遠未來之理想一點無關，是以克氏關於無政府主義之主張，固爲終古不易之真理；而所謂卽時可以實現之說，則今日無論何人，恐未能是認之也。

平心論之，克魯泡特金唯一之偉績，在於與新理想於國際關係（國家生活）之上，適應現今新時代之要求，而爲其指導者，足爲吾人今後建設之師資。然欲知克

魯泡特金之思想，又有研究羅素學說之必要。蓋羅素者，一方服膺達爾文之說，是認由人性之戕賊而研究所有衝動；他方又採取克魯泡特金之說，反對強制壓迫，而研究創造衝動者也。惟羅氏因欲抑達而揚克，故雖認政治的制度之存在，然於其制度之基礎，力主以尊重自由爲本義。蓋能不忘顯彰克魯泡特金之素志者也。羅素之學，比來國人研究之者彌多。其在今日思想界，果占如何之地位，雖不待深論，而不知克魯泡特金者，卽不足以語於羅素；以克氏與現代改造事業有莫大之關係，而羅氏之說，半本謬克氏也。

巴苦寧和無強權主義

英國羅素著
沈雁冰譯

一般人提起無強權黨 (Anarchist)，都以為這是擲炸彈的，搗亂的，不是喪心病狂的人，便是政見走到極端的人。這種見解，簡直一無是處。自然有幾個無強權黨是相信擲炸彈的，但不是大多數都如此。抱他種政見的人，時機到時也欲擲炸彈：例如炸殺薩拉齊夫 (Sarajewo)，引起這次大戰的人便不是無強權黨，却是個民族主義黨 (Nationalists)。就這一點看來，(時機到時欲擲炸彈) 相信擲炸彈的無強權黨正和社會中其他激烈主義辦法一樣，除却相信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 (Non-resistance) 的不算賬，無強權黨和社會黨相同的地方就是相信階

級戰爭(Class War)，所以萬一他們用了炸彈，便也和政府用炸彈的意思一樣，爲的是戰爭。但是無強權黨造的炸彈只是一兩個，政府造的却有幾萬萬；無強權黨暴動時殺的人只是一兩個，國家暴動時殺的，便有幾萬萬個。這樣看來，暴動兩個字，我們還是不去討論罷，因爲暴動不就是無強權黨所有的，不是他們的特質。

『阿娜該思姆』(Anarchism)這字，就他字源考究起來，不過是一種理論，反抗任何壓制的管理(forcible government)罷了。他反對國家，就爲的是國家的政府裏有一個武力的團體。所以無強權黨眼裏看得過的政府一定是個自由政府，不僅是多數的自由，簡直要一切的自由。他們反對有警察和刑法，因爲這是將社會裏一部分的意志壓倒其他部分的意志。在他們看來，『德謨克拉西』式的政府仍舊是拿大多數的意志去壓倒消滅少數的意志，所以也不足取。他們以爲自由是最高善(Supreme good)，欲求得自由，只有把社會加於個人身上的強制力廢去，是條簡捷的路徑。

從以上的說明去看無強權主義便知這是不算新了西曆前三百年時中國的哲學家莊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他說的是——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按此句英文為 “Those who govern the empire make the same mistake”。譯華則「治天下者其過與此等也。」王先謙莊子集解，此句下亦註云：「其過與治天下者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楫。萬物羣生，連

屬其鄉。（按此二句英文爲 “All things were produced, each for its

own proper share”，與中文文義微有別。今依中文原文。）禽獸成羣，草木遂

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

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

性得矣。

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蹉跎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

分矣。」

（按以上所引莊子馬蹄篇一段，分段法俱依英文原本所引者之分法。）

我們現在所欲說到的近世無強權主義，就是相信土地（Land）和資本

(Capital) 應該歸公有的一派，這一點極重要的，正是從社會主義傳來。我們現在叫這一派爲無強權共產主義 (Anarchist Communism)，不過實際上這一派已經包括一切近世的無強權主義，所以我不再分開講，只說這共產派。社會主義和無強權共產主義彷彿都認定資本私有是個人專制，壓倒別人的根原。正統社會主義 (Orthodox Socialism) 卽國家社會主義 (State Socialism) 以爲若是國家做了資本家，個人便得自由。無強權主義反之，以爲國家若做了資本家，不過承襲了私家資本家的專橫罷了。因此，有想從削小國家權力至最小度入手而竟至終於廢去國家，當做調和共產的辦法。這一派在社會黨運動中喚做極左派。我們都知道馬克思 (Karl Marx) 是社會主義的開山祖；巴苦寧正和他一樣，也可以當是無強權共產主義的開山祖。不過巴苦寧沒有做成完全的有條理的黨綱，這是和馬克思不同的地方。總算辦到了這層的，便是巴苦寧的後繼者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我們要講近世的無強權主義先得從巴苦寧講起；講巴苦

寧的一生，及其和馬克思衝突的歷史。至於無強權主義的理論，巴苦寧的我們固然要講到，但克魯泡特金的却更要講得詳些。（原註：關於這種理論的批評且留在第二部裏再講）

密却爾巴苦寧（Michel Bakunin）生於一千八百十四年，是俄國的貴族。他的父親是個外交官，巴苦寧生後，他父親就辭了職，回到脫伐（Tver）省的采邑。巴苦寧十五歲時進彼得格勒的砲兵學堂，十八歲時便送到駐紮敏思克（Minsk）省的砲兵聯隊去任旗手軍職，剛巧碰着了一千八百三十年的波蘭內亂。基洛末（Guillaume）說：『波蘭的慘景，給這少年軍官心上一個極強的打擊，叫他覺得專制主義（Despotism）的可怕。』（原註：見基洛末所著之巴苦寧傳，基氏法人）所以兩年役完，巴苦寧就脫離軍營生活，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辭軍職，到莫斯科研究了六年的哲學。那時黑格兒（Hegel）的學說很盛，他也做了黑格兒派，一千八百四十年便到柏林繼續他的研究。那時他只想變成一位大學教授。可是自此以後，

他的思想變得極快。他覺得黑格兒的學說，不能一味相信，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遷居德蘭斯騰 (Dresden)，在那裏和阿那爾洛齊 (Arnold Ruge) 很要好。洛齊是辦那“Deutsche Jahrbuecher”的。這時的巴苦寧已經成個革命黨，第二年政府欲捉他了。所以他避到瑞士，在那裏他和一羣的德國共產黨遇著，但是俄國政府要求引渡他，瑞士的警察又時常來嚙，他只好避到巴黎，從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住到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這四年工夫和他的思想很有關係。他和蒲魯東 (Proudhon) 做朋友，就在那時候起頭，蒲氏的思想感動巴苦寧的很利害；其餘如喬治生特 (George Sand) 等等有名人物，也都是那時認識起。也就是在巴黎，始和馬思克及恩格爾 (Engels) 兩人認識，他們是終身立於反對地位的。後來，是在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他追述他那時和馬克思的關係，曾有一段話道：——

那時候，馬克思實在比我思想新得多，到了現在，他不能比我新了，不過他的學問，我是萬萬比不上的。我那時不曉什麼叫政治經濟學。我還沒有離開形而

上的抽象話頭，我那時的社會主義不過是生就的天性罷了。而馬克思呢，雖然比我小，已經是一個不信神的人，已經是一個有訓練的唯物派，一個完全的社會黨。他那時已經定了現在的社會主義的系統的基礎。我們兩人相與都客客氣氣，因為我很佩服他的學問和他那勇往直前獻身於平民的精神（雖然這也雜有幾分爲己的心）而且我也覺得他的話總是極有訓練極聰明，可惜有時爲褊恨所蔽，而且，咳！竟時時蔽於褊恨。却因爲我們兩個都有褊急的脾氣，所以竟不能有大量的交情。他叫我是一個神經過敏的理想家，這話不差；我叫他是一個不信不實狡猾機警的傲慢人，我也不差。

巴苦寧總不能久居一處不受當地政府的忌。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十一月，因爲他發表稱贊一千八百三十年波蘭事件的言論，俄國大使要求法政府驅逐他出境，又散布謠言，說他是俄政府的暗探，想引起大衆對於他的惡感，但是他已經走得很遠了，這種心思竟可不費了。法國政府又把這件事情推波助瀾，所以竟使巴

苦寧一世蒙了這名字。

巴苦寧既然不能在巴黎安身，就到不魯塞爾，在那邊又和馬克思相見。他那時寫給人的一封信，對於馬克思派的厭惡，後來看去，竟很有理。他說：『這些德國人，工匠，龐思丹（Bornstedt），馬克思和恩格爾——最甚者是馬克思——又在這裏做他們的老壞事了……一言以蔽之，說謊而愚，愚而說謊。在這種夥裏，欲自由呼吸口氣也不可能。我是和他們遠離的，還可以斷然宣言決不入他們的夥。』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革命的時候，巴苦寧又回到巴黎，接着便到德國。他因為一件事情和馬克思吵嘴，後來他自己懊恨，說這事實是在馬克思不錯。他做過潑拉格（Prague）的斯拉夫議會（Slav Congress）的議員，他想鼓動斯拉夫的叛離沒有成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年底，他做了一篇告斯拉夫同胞（Address to Slavs），教他們和別的革命團體聯結起來，顛覆三個專制政府，三個專制政府是俄，奧，普。馬克思對於這一文，發表印刷品來攻擊，說：『運動波希米亞人獨立

是無望的，因為在德奧二國統治底下的斯拉夫人沒有將來。巴苦寧見了這文，罵馬克思是抱德國的愛國主義；馬克思罵巴苦寧是抱大斯拉夫主義；這話也是兩面都不錯的。在這次爭論之前，還有過一次爭論，更鬧得凶。先是馬克思的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說喬治生特有文書可以證明巴苦寧實在是俄政府的暗探，而且文書中有和最近逮捕布爾（Poles）的事有關係。巴苦寧自然不承認這話，生特也有信給“Neue Rheinische Zeitung”否認有這種文書。這封聲明信馬克思也登了出來，這場爭論，總算表面上是和解了，而兩人間的惡感，始終沒有真真消除，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之後，兩人也不會見了。

當這時候，各處地方都有反動起來。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德蘭斯騰地方起事，革命黨竟控制全鎮有五天之久，立起一個政府。巴苦寧便是那一支反抗普魯士政府的兵隊的靈魂，但是事竟失敗，巴苦寧和赫勃納（Heubner）威格納（Richard Wagner）兩人想同逃，沒有成功，除威格納僥倖得脫，巴苦寧和赫勃納都

被捉去。

自此以後，巴苦寧在獄裏了。後來宣布一千八百五十年正月十四日當處巴苦寧以死刑，但是五個月之後，忽又免其死刑，因為奧國要求把巴苦寧轉押過去，所以巴苦寧便到了奧國。奧國在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五月，也宣布巴苦寧的死刑，但是後來也減為終身監禁。巴苦寧在奧國監獄的時候極苦，手足都有鏽鏽，甚至還有練條拴在牆上。這時，各國政府都好像拿到巴苦寧責罰一頓算是快意似的，所以俄政府也來了，也來向奧政府要求引渡巴苦寧，於是巴苦寧便到了俄政府手裏。巴苦寧到了俄國，先是幽禁在彼得與保羅獄，後來又移禁於斯勒斯爾格勒 (Schlesselburg)，他在獄中得了壞血病，一口的牙齒都壞了。吃的都不能消化，身體就大壞。『但是身體雖然衰弱了，精神仍不可屈。却只有一件事能叫他怕，這就是他覺得神經漸漸不濟，心有了病，和 Silvio Pellico 一般，他怕心裏的恨氣要消滅，從前革命運動的勇氣要消滅。但是這怕實在是過慮；他的熱血仍在，渾身

的細胞還是同初進獄門時一般。』

俄皇尼古拉斯死了之後，許多政治犯皆得赦罪，但是新皇亞歷山大二世親手在赦犯名單上圈去了巴苦寧的名字。巴苦寧的母親進謁新皇，亞歷山大二世對伊說道：『太太，你該曉得，你兒子活着一天，決不放他自由。』但是在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已經監禁八年了，俄皇流巴苦寧到西伯利亞，那是比較的自由些的地方。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竟能從西伯利亞逃到日本，又由日本到美國，終於到倫敦。從此以後，巴氏盡力鼓吹無強權主義的革命，各國倒也不捉他了。他在意大利多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創立『萬國同胞社』(International Fraternity)，或稱『社會黨革命聯盟』(Allianc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各國人都入此會，單沒有德國人。這會專和馬志尼的民族主義(Mazzini's Nationalism)反對。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巴苦寧遷至瑞士，翌年幫助『萬國社會民主黨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的成立。他草了一道宣言道：——

我們這聯盟是不信神權的；我們要求的是絕對廢去階級，和個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平等，男女一般。我們要求將土地、機械以及資本歸爲全社會的所有，除工人以外，都不能利用，工人就是工業和農業的團體。我們認爲現存的政治的和有權力的國家只減縮到指揮該管的公共服務，將來工業的和農業的自
由會總連合之後，便一定要廢掉。

萬國社會民主黨聯盟又想做『萬國勞工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的支部，但是萬國勞工會不許，說是支部是限於一地地方的，不能他自己的名目也稱萬國。然而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七月，在日內瓦(Geneva)的聯盟到底加了進去。

萬國勞工會是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成立於倫敦，章程和宣言都出馬克思之手。巴苦寧先不料到他們竟成功，所以拒絕加入。但是萬國勞工會在各國的進行着實利害，立刻成了傳佈社會思想的有力機關，起初並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但幾

次會議之後，馬克思得勝，一步一步照自己見解辦去。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九月在不魯捨爾開第三次會議時，已經完全是個社會黨了。巴苦寧此時已經懊悔從前的拒絕，便決定帶了許多在法蘭西、瑞士、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的同志加入萬國勞工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九月在勃思爾（Brussels）開第四次會議時，這兩大派便都露了面。一是英德兩國黨人，奉馬克思爲首，以爲私產廢除之後，產業當歸國家所有；並且欲在各處組織勞工黨，利用選舉制，選出代表勞工的議員到國會占勢力。一是奉巴苦寧爲首的拉丁民族的黨人，他們反對國家，反對代議政治。這兩派的衝突，一天激烈一天。互相攻擊辯難。指摘巴苦寧是間諜的話又起來，但是經過查究之後，立刻撤回。馬克思祕密佈告他的德國朋友，說巴苦寧是大斯拉夫黨的暗探，每年受有二萬五千的法郎。適巴苦寧此時極力想在俄國運動農人革命，所以勞工會的事情不大注意。普法戰爭的時候，巴苦寧極力幫法國的忙，拿破崙第三倒了之後更甚。他運動法人照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樣子起反抗革命，里昂的革

命運動却不成功。法國政府說巴苦寧是受了德國的錢做間諜，因此巴氏逃到瑞士。那時馬克思和巴苦寧派的爭執，變成了民族的爭執。巴氏認定德國勢力的擴張是世界自由的減小，這正和後來的克魯泡特金的意見一樣。他恨德國人到極點，一半是爲恨俾士麥的緣故，而一半實在是爲恨馬克思時無強權主義盛傳於拉丁民族諸國，都是和德國仇視的，實在是起源於巴苦寧和馬克思的對敵。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萬國勞工會在海牙（Hague）開會，巴苦寧的計畫受了最後的打擊。集會地點是由大會時決定，（馬克思沒有反對）爲的是巴苦寧派想集合容易些，（因爲德法二國政府都和他們做對頭）這次會議，有人告巴苦寧是大盜，所以巴苦寧就退出萬國勞工會。

萬國勞工會從此統一，但是損失不小。此後勢力已經很小，不過兩派各走前程的時候，總是社會黨的進步快。新萬國勞工會終於成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直到此次大戰時方才解散。雖然戰後的國際思想一定有足殼的力量向社會黨，而

萬國社會的將來却正難說。（按此書成時大戰未了，故此處之言如此）

巴苦寧此時已經身體大衰，除了少數的時間外，他已經不出來，到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身死。

巴苦寧一生和馬克思不同，是極多風浪的。無論什麼革命，他都表同情，決不顧及一毫自身的危險。他的影響，不用說是極大的了，多半是因他的人格能感動重要的個人。他的文字也絕然和馬克思不同。除關於政潮的文字之外，多是激烈動聽，抽象的理想。和經濟關切的文字他不大做，做的都是理論的玄想的。他的理論歸結到政治，不像馬克思以經濟原因為基礎。他對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稱贊的，不過他總是落想到民族方面。他最長的著作 *L'Empire Knouto-Germannique et la Révolution Sociale* 大部都是講法國在普法戰爭末時的地位，有抵抗德國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意思。他著作的大部分都是在兩次受捕的暇時匆匆寫下。這就是他的無強權主義理論上無統系的緣故了。他最好

的著作，是一本集子，集的人題個總名叫『上帝和國家』(God and State)，在這書裏，他說信仰上帝和信仰國家，便是人類自由的兩大障礙。我們可以抄一節來代表這學說：

國家不就是社會，這不過是一個歷史上的形式，……起源於戰爭和勝利，那是各處的歷史都如此的。他起源是如此，現在仍舊是如此，野蠻的武力和不平等的勝利，便是天授的神權。

國家就是權力，就是武力；……就算他的命令是好的，却因為是他所命令的，便變壞了；……好的經了他的命令，便變壞了，從真正的道德，人的道德方面看去是壞了，從人類的尊貴和自由方面看去是壞了……

巴苦寧的著作裏，沒有明明白白將他心目中想像的社會描摹一下，也沒有什麼辨論來證明這種社會能設穩固。我們要曉得什麼叫無強權主義，我一定得看他的後起者的著作——首推克魯泡特金、克氏和巴氏一樣的是俄國的貴族出

身，一樣的在歐洲被囚，而且是一樣的是無強權黨而恨德國，雖然克氏是主張世界主義 (Internationalism) 的。

克氏的著作，多半是關於生產的專門問題。在田園工場和工廠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和麵包掠奪 (The Conquest of Bread) 兩本書

裏，他證明倘然用更進步的科學方法更完善的管理組織法去生產，生產還可以省力，就照現在的工作時間再縮短多少，也一定能供給人類全體安安逸逸過活。他這議論，雖然不免有些過分推尊現在的科學能力，却實實在在包含多少分的真理。而且他既然講到生產問題，也就見得他知道真正的嚴重問題是什麼。倘然文明和進步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是同着平等 (Equality) 一道走的，應知除生活必需品外，做鐘點很長的苦工，實在不是平等；因為工人若沒有休息的工夫，那藝術和科學都要減絕，各種進步也就不可能了。然則有些人根據這一點來反對社會主義與無強權主義，正坐不曉得勞力的可能生產力 (Possibility

Productivity of Labour) 罷了。

克魯泡特金主張將工錢制 (System of Wages) 全部廢去；社會黨主張凡願意做工的，不論有沒有工給他做，一概要給值 (Pay)；克氏更進一步，主張「工作毋強制」(No obligation to work)，一切東西平均分配與人民，各人有他的一份兒。他認為可以設法把工作做得叫人歡喜；他以為他所設想的未來社會裏，一定大家情願做工，不情願懶惰，因為那時所謂作工，既不待如奴隸，也不過於費力，也不像現在工業主義的分工過細；（按克氏以為分工過細，則久做一同樣之工，自覺厭倦而以工作為苦矣。）那時的工作，只如一日幾點鐘的有趣運動，叫人練練筋骨，發洩發洩體力罷了。克魯泡特金這種制度可能不必說他，不過在生產方法上講，實在比現行制度有進步。他又說這社會裏沒有強迫，沒有法律，也沒有政府的武力；就算要幾條社會中共守的規則，也一定是求得一般的同意，然後定下，並不是根據一部分人或少數人的意思而定的。至於如何實現這種理

想，我們下章再說，而就現在看來，已經覺得克魯泡特金實在說得很有趣很動聽了。

我們倘然是心平氣和去批評無強權主義，就不該說他是危險搗亂，因為這是原於他們反抗警察，警察賜他們這嘉名因而引起一般人的恐慌的。就無強權主義的大綱看去，不見有什麼激烈性質和仇富的意思，而且許多信服無強權主義的人，實在都有人格，溫和而慈善。不過無強權黨的印刷品，大都有激烈的論調，看去似乎是喪心病狂罷了，至於說話裏仇富的意思，比憐貧的意思居多的，也只限拉丁民族的變國。法國 Félix Dubois 曾著一本書叫做“Le Péril Anarchiste”是反對無強權主義的。說的話雖然不見得十分可靠，却都很動聽，便是採取了各種無強權黨雜誌上的論文做材料的。平心說，無強權黨反抗法律，使行之者不是大仁人，也就難免舉動，不入於全廢道德制裁和報仇兇行的一流，而結果也難見好了。

無強權黨最希奇的一件事，就是也做傲基督教有什麼殉道錄，不過拿斷頭臺來代替十字架。那些爲各種原因對政府示威而遭難的，是爲信一種主義而死，原不足異，此外爲其他緣故而死的，也受他們的尊敬，這便叫人明白了，例如對於 *Ravachol* 的尊禮，正抄宗教家的儀式。*Ravachol* 這人是因了各種炸殺案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上斷頭臺，他以前的事蹟人都不明白，但總死得不名譽。他臨死的三句話却是有名的無強權黨歌的三句，就是——

Si tu veu etre heureux, (倘然你要幸福麼)

Nom de Dieu! (天呀!)

Pends ton propriétaire. (你得自己做地主去。)

這種尊禮，無強權黨的領袖當然是不加入的；但是黨徒裏却風盛得很。

所以若從這種地方去批評無強權主義，便易陷於不公正。而無強權黨近於狂暴和犯罪，也是不可掩的事實。不過當權的和一般無思想的，應該分別明白，凡是

有高超的思想，肯犧牲自己的安樂去宣傳正義的，和那班無聊搗亂的寄生蟲是大不同的。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之後，像 Ravachol 這種人的搗亂行爲是絕跡的了。此後特有 Pellottier 的竭力，無強權黨的和平派別組織一個無害於治安的革命團體，就是工會和 Bourses du Travail (法國稱工會的名詞 Syndicate，在法國本來也是小工會，比 Bourses du Travail 範圍更小) 內的革命性的工團主義。

從上看來，無強權共產黨對於社會經濟組織的主張，原和社會黨的相同；不同者就是政府。無強權黨以爲就有政府，也當求之於一般的同意，不能求之於多數的同意。依多數人的意見去統治和依少數人的意見去統治，同一違反自由。所謂多數的神聖正是武斷得很，和尊重少數一樣的沒有真理。強有力的『德謨克拉西』國家，每每欲壓制最好的國民，就是那些有獨立思想力求進步的國民。我們

從「德謨克拉西」議院政治所得的經驗，已經見得完全不能達從前社會黨的希望，而無強權革命派反對議院政治正不算過分。但是要用無強權主義的形式來行這革命，也覺不行。將來可以推廣這革命運動的，可以打破議院政治而純粹從政治上解放工人（Wage-earner）的，只有工團主義像些。工團主義的運動，本章不講了。留在下章說。

譯自“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第二章——

Peter Kropotkin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回(東方文庫)克魯泡特金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封底